

人世间

回首元夕意不阑

明媚

东风夜放花千树。
更吹落、星如雨。
宝马雕车香满路。
凤箫声动，玉壶光转，一夜鱼龙舞。

蛾儿雪柳黄金缕。
笑语盈盈暗香去。
众里寻他千百度。
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，灯火阑珊处。

——辛弃疾《青玉案·元夕》

一曲辛词酒一杯，回首元夕意不阑。站在岁月岸边，回望记忆长河，那个站在平房顶上瞭望星辰的小女孩儿，怎么也想不到三十多年后的自己会回眸凝望那一刻——夕阳一点点坠落山谷，圆月一点点爬上天空，轮廓由淡而明，月色由浅而深，像一个翩翩女子，蒙着面纱，踱着步子，微笑而来。

春已来到，正月犹寒。十五之夜的傍晚，冷气凌人，袅袅炊烟由近而远弥散了小院儿，村庄，原野……有鞭炮声响起，小女孩儿收回远望的眸子，看见母亲站在堂屋大锅前弯腰下水饺，哥哥举着竹竿上到平房，父亲在哥哥垂下的竿头挂好鞭炮。女孩儿看着父亲在院子中央摆好椅子，摆上三盅白米，插好炷香，然后回屋端来刚出锅的热腾腾的仙人饺子，面南背北恭立椅子正前，双手举碗，由左至右倾洒饺子汤，然后将饺子碗虔诚地放到椅面上，一双新红的筷子规规矩矩地横放碗口中央。父亲再次恭敬站立，双手握拳，由前向下至胸再向前画个圈，然后鞠躬，供养礼仪结束。女孩儿用左手捏住竿头垂下来的鞭炮引火绳，右手按开打火机，深吸一口气，将火舌凑到引火绳上。看到引火绳闪亮光，她立刻放手，转身捂着耳朵跑进堂屋，身后鞭炮已经噼里啪啦、清脆干脆地响起来。各家各户的鞭炮陆续爆响，争先恐后，此起彼伏，元宵之夜的热闹大幕正式开启。

饭后，女孩儿和哥哥就跟着父亲出了门。父亲拎着竹篮子，里面装着水饺、饼干、苹果、梨、橘子等吃食，还有一个酒瓶，瓶里装着些酒，一把香，

一挂鞭炮。少年两手满满，左手一把钻天猴儿，右手几根二踢脚。女孩儿边走边燃滴滴金，一根，两根……在黑夜里画出一个圈儿，两个圈儿……

天空蓝丝绒般高远，明月朗照下的村庄宁静又喧闹，像位安详的老人乐呵呵地看着嬉笑的儿孙。一些人家吃饭晚，鞭炮刚燃，噼啪声响略显寂寞。邻村的鞭炮声远远传来，一阵接一阵，一声递一声。一路走一路过，胡同里不时涌出一拨人。月虽明却不足以看清远处人脸，胡同位置、身形走姿、声音气息早已暴露了秉性习惯，岂是夜色能够隐藏的。父亲们闪亮着白牙，响亮地招呼着，少年早三五一群不知窜到哪儿去了。女孩儿和另外两个女孩儿凑到一起，说水饺说新衣说烟花，燃着滴滴金比画圈儿。烟花忽明忽灭，照着女孩儿的脸，泛出红润的光。月光和烟火朦胧了夜，带笑的少女脸像荷花，荡起层层涟漪，漫延到夜色深处。

村口外，阔朗的平野洼地托举着夜的苍穹，远处连绵的坡塘山峰就是穹之花边。圆月挂在东南天，眉黛一颗星，默默地播撒着清辉。东山挽着南山一动不动，河水自北向南而西无声流淌，一棵橡树孤独地站在田野中，与东岸的果树林一样静默。弯弯曲曲的乡路串联起高瘦矮胖的人，被夜月剪出一道行走的影，一路蜿蜒到村东北头的莹盘。

往常孩子们是从不到这儿来的，即使经过也会远远绕开。大年初二来送神，大人神情肃穆，孩子也不敢张扬。清明、十月一悲凄，只有元宵节是欢乐的。各家争先恐后在祖先坟头上放起鞭炮燃起烟花，冷寂的坟地好像一位老者，绷了一年脸，今天终于摘下严肃的面具与子孙同乐起来。此时，阴间的鬼，天上的神，阳间的人，在朗朗月色中，都是笑着的。

鞭炮声时响时消，时高时低，火光忽闪。一声声骤响，一朵朵烟花从不同的坟头升起、绽放，在夜幕中摇动舞姿，小女孩儿仰脸欢呼。烟花幻灭，火光隐去，有盈盈小伞和飞

扬彩带飘落，小女孩儿在坟头草间捡起一朵小伞凝神看了一会儿，然后轻轻放进篮子。很快几个小女孩儿又凑在一起，一个放小青蛙，一个放小蜜蜂，一个放小陀螺……

近处风光无限好，远方亦堪看。看过自家坟头和别家坟头，遥望远村烟花。不闻声响，只见影像，别有一番滋味，像一张牡丹脸，这儿露一面，那儿闪一下，慢慢地开放，静静地消失，甜美而静谧。父亲们谈论着比较着各家各村的烟花风景，遥想当年。

元宵的热闹不仅在上坟时，更在上坟后。更多烟花爆竹燃放在意犹未尽的人家，尽情展现如今的好光景，盼来年更红火。女孩儿不再看夜空绣花，转身进入自己的世界，拿出更多滴滴金，放起来！小春燕占据锅台，粘上一溜；小花苗在炕沿前摆开阵仗；她则搬来一把椅子，站上去，将顶门框作为阵地。手拿一根燃着的香，她说声“开始”，滴滴金队伍便开始在不同阵地激情四射。火光如星光，一光短一光长，阵阵灰烟冒起，战场很快烟雾缭绕。女孩儿的眼睛如同火眼金睛，烟雾是遮不住的，映着亮亮闪闪的火光更加闪亮。

女孩儿们又来到院子里，燃起长杆儿、大火花滴滴金。左手一根右手一根，以花为笔画圆、画蛇、画花……一根将尽，就着余火燃新的……滴滴金放完了，开始玩香。将它竖起，燃着的那头朝上，迅速一点，迅速撤回，一个香烟圈儿就被点出来，慢慢变大……大圈儿套小圈儿，圈儿连着圈儿……她们比谁点的圈儿圆，画的圈儿多、串儿长……眼皮慢慢沉重，春燕儿说烟太熏，花苗说明年再战。然后各自回家，一觉安眠，梦里都在放花、画圈。

如今禁放烟花好几年了，山更青水更秀，记忆里的烟花也更绚丽。记忆嘛，就是用来存放珍贵的。三十年前的那个小女孩儿，如今成为另一个小女孩儿的母亲。又是一个元宵夜，她提着一盏红灯笼，领着小女孩儿漫步，抬头望月，低头诉说，诉说那些烟花事儿，在灯火阑珊处，遥望一江春。

当主持人宣布燃放开始时，远处的燃放场地，先是鞭炮响起，震天动地。一个时辰过后，是各种组合的礼花，从地上向半空喷射、绽放，五颜六色煞是好看。印象中，有一场烟花设计的很有创意。一座偌大的城池，周边都是枪炮的模型环绕着。城的上方悬着一架飞机。当指令发出，只见一颗流星飞向飞机。顷刻间，飞机启动，绕着城池上空旋转、迂回。好一阵子，飞机向下扫射，将城周围的枪炮机关打开，只见万炮齐发，射向高空。飞机在炮火声中燃烧、坠落。

个头太矮，看得不过瘾，我于是爬到父亲肩上，兴奋地喊叫，虽然夜里寒冷逼人，侵入肌肤，但直到烟花表演结束，围观的人才像我们一样散去。

山岭上，沿着崎岖的羊肠小道，陆

正月十五看放花儿

冷大川

正月里看放花儿，是我小时候的一大要景。离城东四五里的西岔河村，制作鞭炮历史悠久，每年正月十五前后会安排烟花燃放。

那段时间，小伙伴们只要搭得上话儿，岔河放花儿总会被挂在嘴上，当作一条重要新闻反复讨论。只要得知准日儿，就会奔走相告，生怕有谁不知道。

放烟花的当天傍晚，日头还高高地挂在西天边上，我们早已顾不得玩耍，催促家人做饭，吵着谁家爹妈领着同伴出发了，甚至做好了饭也顾不得坐下来安静地吃。在外走亲戚的孩子，也不顾大人的阻拦，早早讨得拜年钱，嚷着、吵着回去，生怕耽搁了看放花儿。

山岭上，沿着崎岖的羊肠小道，陆

陆续续走来看放花儿的人，三五人一帮，七八个一伙儿，前呼后拥。不只是孩子，男的女的，大人抱着孩子，儿女搀扶着老人，都涌向岔河村的河滩。

放烟花主会场设在河套的空地里，搭建的台子很简单，用木杆栽立、扎架，胡枯箔围就。

河套的沙滩上密密麻麻全都是人。靠前面的，有的席地而坐，铺着蒲团、狗皮什么的是小脚女人，有的坐在矮凳马扎上。靠后面的，坐的是长条凳、罗圈椅、杌子。更多的人是站着，你挨着我，我挤着他，紧紧地靠在一起。再后边的，有站在凳子、椅子上的，有站在自行车后座上的。周边的土堆、石垛，远处房屋的平台、树上，都站满了人。那场面比看电影、村戏时都大。



元宵的乡愁

王珉

元宵，有一种说不出的美丽，整座城市在一城灯影中慢慢睁开双眸，似乎还留恋着春节的热闹。

乡里乡亲在家门口摆设案桌，备上供品，开门迎神。庙宇香烟缭绕，集市小吃透着市井浓厚的味道。外婆信佛，每年正月十五的清晨，她都要去庙宇上头香。

元宵节前后的早晨，寺庙附近会有丰富的民俗表演，空地上还有戏台，小伙伴们在后场窜来窜去，看演员画脸、戴头套、换戏服，好不热闹。

入夜，火树银花不夜天，流光溢彩映照城市上空，造型各异的花灯，会幻化出一片五彩缤纷的美丽灯海。处处张灯结彩，火红的灯笼高高悬挂，写有谜语的彩笺迎风摇曳，生动有趣的谜题、弹珠进盆子和套圈等游戏，做花灯评花灯，现场的男女老少纷纷掏出手机合影留念，乐在其中。

从大年三十到元宵节，像是过去一年的总结与新一年的开始。压轴的食物自然是元宵，预示着一整年会过得和顺美满。亲人们在节庆或重要日子总是聚食元宵，小小的糯米团捏搓成小球，包裹着甜蜜的花生馅，有些较小没包馅料，从外婆的手中逐个搓出。那些离散的日子，在红糖水中翻滚，氤氲成热气腾腾的思想，化为祝福和叮嘱盛在碗里，那浓郁的元宵令人沉迷，元宵绵密，一颗入口，深情般糯黏。

世界那么大，以前总想到外面去看看，后来游历世界，却觉得，还是家乡好。潜移默化的家的氛围，留下烙印，味蕾、人情、回忆。即便你走遍了世界，也走不出元宵的乡愁。

“月缺”过生日

张凤英

正月十五是元宵节，是我的生日。令我奇怪的是，从我懂事起，母亲都是正月十六给我过生日。对于这一点我十分不解，有一次追问母亲，母亲笑着说：“十五的月儿十六圆，月圆是短暂的，月缺才是常态，这就是月缺定律。”当时我不明白母亲所说的“月缺定律”是什么意思，只是懵懵懂懂地点点头。

成年以后我读了《易经》，慢慢地明白了一个道理：一个月的周期中，月圆的时间是短暂的，只有一天，其他时间都是处在“月缺”的状态，“月缺”是常态，能持久；缺憾意味着需要努力，需要进步，需要改善，并且意味着有希望变得更好。按照民间的风俗，万事不能太满，要有点遗憾才能长久。人类就是因为有遗憾才会不断地进步，事业就是因为有遗憾才会不懈追求。人世间有些人在追求万事如意，但是如果太容易得到，也会太容易失去；如果太容易如愿，也会很容易放弃；如果太容易成功，也会太容易一败涂地。昙花虽美，一开即败；腊梅虽迟，迎风傲雪地盛开。最大的喜悦是在经历劫难、苦尽甘来之后的相拥而泣！父母是希望我永远不要骄傲自满，永远要谦虚谨慎地做人。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，我总是注意自己的说话办事不过于显露锋芒，能忍让的地方尽量忍让。

岁月悠悠，转眼到了上学的年龄，我还没有一个正儿八经的名字，于是父亲就给我取名“凤英”。我们农村女孩子的名字无非是“秀、芝、英、凤”，我从小就喜欢这个名字，长大后，我爱好写作，就给自己起了笔名叫“太行飞剑”。可在父母的眼中，我依然是需要正月十六才过生日的农村孩子，依然叫凤英，不是什么“太行飞剑”。

母亲希望我低调做人，她常常说：“我这辈子最佩服的人是焦裕禄。我闺女如果要是当了干部，也要做焦裕禄式的好干部。”如今母亲去世10年了，每当过元宵节的时候，我都会想起母亲给我讲的那些往事，想起母亲关于低调做人的教导……